

# 老家门前的楠竹林

杨冬胜

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，无竹令人俗。苏东坡这样说过，看来他骨子里是嗜竹的。老家门前有一大片楠竹林，绿意葱茏，蓊蓊郁郁，竹香怡人。说不定也是先人深受翰墨濡养，种植楠竹或者选择有楠竹自然生长的地方定居，以雅量高致宜后人。但对我来说，牵念老家门前的楠竹林，却有着较为复杂的原因。

老家居山脚，后面是山，前面也是山，抬头可见青翠竹林。竿竿修竹，青黄共存。青的竹子是涉世未深的孩子，张望着眸子，俯瞰或者吟风送月。黄的竹子，饱经沧桑，上面沾满风刀霜剑的划痕，一副淡看风月的模样。

清晨，润湿的空气轻盈，满眼的绿，扑入眼帘。淡淡的竹香，吸入肺腑之中，心中有一种被滤过的感觉。清晨之气裹挟着晨风似乎一种侵略，令你被动的吸入。浊气吐出，清气徐徐入肺，很是惬意。鸟儿的欢叫声，打碎了清晨的宁静。鸟儿是热爱他们的家园的。他们站在枝头抒情，惹得山民心情愉悦。

谷雨之后，细雨如丝，润泽无声；春阳和暖，孕育万物。竹子的枝头就增添了新绿，一层层簇拥在陈旧灰暗的老竹叶之间，色泽分明。新陈代谢的演绎在竹叶之间也是可辨可感的。竹叶新旧色泽的变更便是依据。一大片新绿挤满枝头，若不是山水长卷，灵气与意境，则失之太远。对比之下，心里的那幅清幽的竹石图就陷入了孤寂。一两杆潇洒的竹子配合几株兰草，散发的清雅之趣的册页，倒也目睹过。但一大片绵延的竹林入画者寥寥，却不知何意。自然的手笔，倒是潇洒自如，仅用绿色泼撒，便将这竹林长卷，渲染得浓淡相宜，层次分明，散点透视空灵、毓秀，留白也淡远，以为大师应当是自愧不如的。

清明时节，春笋也钻出了土，一棵棵新竹即将长成。楠竹的家庭里又增加了新成员。空气中弥漫着笋香和花香，人们拿着锄头，跑到楠竹林里，挖一两根竹笋，焯水后炖着腊肉，唇齿留香。布谷是一位形式上的隐者，在这时也凡心驿动，隐遁在绿色中不时吆喝着，一声声啼语如当头棒喝，唤醒蒙上灰尘的农具，操心着农事。芒种的时候，白鹭翩然而来。白鹭扇一双白翅，划一道弧线掠过，然后站在楠竹的桠杈上，悠然自得，仿佛是一位绝世独立的方外之士。

炎夏时节，竹林愈发充满生机。面对竹林，享受着楠竹制造的丰盈的氧气，令人神怿气愉。秋冬之时，楠竹林依然青绿，只是色泽稍微暗淡。季节的更替，无处不在，植物自有应对方式。一场雪，楠竹林换了容颜，白了脸庞，丰腴了身躯。雪地里，鸟儿们吵吵嚷嚷，讨论着何处寻找午饭。一幅乡村雪景图，宁静淡远。

家门前的楠竹林还能提供制作日常所需、具有极强的实用价值的竹材。楠竹硬度、弹性极好，是上好的竹材。家里的竹器，制作少不了用楠竹。背篓、竹床、饭盒、斗篷、箩筐、簸箕、蒸笼，竹材都源自家门前的楠竹林。

楠竹林对我家贡献极大。1987年夏，爹请篾匠到家里，编制过四床斗篷、两担箩筐。自家有竹木，只花费一点工钱，爹也很自豪。那时候晒谷需要的就是斗篷。斗篷是用竹篾编成的一种长方形晒谷物的器具，没有竹木的人家，要花钱去买。爹也卖过一些楠竹，多数时候是乡里乡亲的随便给点钱意思一下，就算了。

爹是一个土厨师。1990年的时候，他砍了十几根楠竹请篾匠打造了一台中型蒸笼用来租赁。用楠竹做成的蒸笼，竹香沁入了菜里，余香袅袅，深受食客喜爱和称道。通过蒸笼租赁，他略微赚了一点小钱，心里喜滋滋的。后来，直到他的楠竹蒸笼被职业化土厨师的蒸汽柜打败后，他才沉入寂然。不过他还是心有不甘，又请人专门制了一台小型蒸笼逢年过节用，说蒸出来的扣肉、排骨才地道香醇，吃着才踏实。

我们不知道爹的隐喻，只知道爹能做出好吃的土家扣肉来。

有我们没有历经的沧桑质感和触觉。

家里的竹木器具上，涂满了时光掠过的痕迹。

这片楠竹林的意义，不仅在于风景和竹材，而且曾经还是先人的避难所。先人的足迹和灵魂还在，这里的使用权属于先人，后人只不过是继承者。

爷爷在世时，曾告诉我们篾壳军队来过的事，他们所到之处，抢夺，搜索，无恶不作。那时候，一听说他们来了就扶老携幼往楠竹林里钻，躲在密密匝匝的竹林里屏住呼吸，纹丝不动，与兵匪们斗智斗勇。一家人时常等到半夜没有听到任何声响的时候，爷爷才小心翼翼地摸回家看看。家里被篾壳军队翻箱倒柜之后，一片狼藉。其实在旧社会里，家里哪有什么财产，即使如此，但也难免遭受洗劫。一家人从楠竹林里回来之后，木然地收集、整理家伙继续生活。

那个时候已经离我们太远，我们已感触不到那个时段的温度，我们听着，只觉得有些好笑。我们不懂，但我们还可以目睹楠竹林，因为那片楠竹林还存在，几棵有弹痕的老竹子还活着。它们说的是无声的语言，我年幼的时候是不懂的。但现在的我懂了，不但能触摸到感性的纹理，也能感知到理性的厚度。

爷爷经常给我们说起1935年10月来军队的事。那天在天快擦黑的时候，一家人饭都没来得及吃就躲进了家门前的楠竹林，听着“老乡老乡，你们回来，我们不是土匪，而是红军”的呼喊，也大气不敢出。同样是在半夜时分，爷爷才悄悄地摸回家，发现这次与以前不同，家里没有凌乱不堪。倒是在被吃光了的红薯饭锅里发现了一块银元。一家人倍惊诧。后来，爷爷才知道是贺龙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路过，吃了东西留下钱。

爷爷还说，解放后他成了一名共产党员。爷爷把这个故事不厌其烦地讲给我们听，还让爹不断地讲给我们听。爷爷说，这个故事意义深远。

兵荒马乱的年月里，家门前的楠竹林是太爷爷及爷爷那一辈人的避难所。那里有先人的足迹和飘过的灵魂。看着那片郁郁葱葱的楠竹林，心思会变得有些玄远，灵魂的深处总会有一种亲切涌起。

#### 四

楠竹林现在还活着。

仅仅是风景意义上物质意义上的楠竹林，人工以十年的时间就可以实现。但家门前的楠竹林无可复制。

儿时，我曾经傻乎乎地和老表一起挖过别人家的楠竹笋。以为那黑色的冒尖的圆锥状东西是一个个怪物，脚踏、手册、锄头挖。暂时收获了喜悦，不想因此犯了大事，被爹打得跪了半夜。幸好，那家主人宽容，说孩子还小，你何必那样大打出手，以后不再干了就好。想想一年新生长的竹子毁于一旦，村民竟将此事轻轻搁置，那样的宽容是何等可敬。

楠竹林里还有许多往事。

娘纳千层底的麻线，绩的时候，需要竹签。我曾跑到楠竹林里捡过。那黑褐色的竹签，遍布着易于脱落和令人发痒的细毛。想穿布鞋的想法支撑着行动，即使全身发痒也咬咬牙继续坚持。

冬日里，我背着背篓，拿着斧头，去敲打干竹蔸，背一背回家。晚上火塘的火就跳跃着红，散发的光和热温暖着寂静的夜晚，大伯的谜语和讲古随着铜壶里的水沸声时断时续。

楠竹林活着，回忆就有了触点。从前是人生轨迹上的一个个点，一个个影响生命意义的数据，没有那个数值，人生的函数关系，会不复存在。回眸，是为了更好地前行。老家门前的楠竹林，是我抵达过往的物象。

郑燮在《竹石》中说：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，千磨百折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我脑海里，一直有一大片青青楠竹挺立，在我精神领地里藏蕤。老家门前的那片楠竹林，就是我的精神图腾。

我们不知道爹的隐喻，只知道爹能做出好吃的土家扣肉来。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—

</